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7

(大結局)

龍人◎著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7

(大結局)

龍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封神双龙传. 7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42-6878-3

I. ①封… II. ①龙…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763 号

FENG SHEN SHUANG LONG ZHUAN 7

封神双龙传 7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78-3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百三十六章	人间魔战	1
第一百三十七章	蚩尤统魔	12
第一百三十八章	龙虎再聚	22
第一百三十九章	征战天下	33
第一百四十章	巧攻苓城	42
第一百四十一章	炎龙初腾	52
第一百四十二章	设计诱敌	62
第一百四十三章	龙脉正气	73
第一百四十四章	淮夷之行	83
第一百四十五章	东西结盟	94
第一百四十六章	东鲁风云	105
第一百四十七章	刑天族地	116
第一百四十八章	遗秘之争	128
第一百四十九章	东海龙变	139
第一百五十章	龙族内计	152
第一百五十一章	智者失算	163
第一百五十二章	奇兵突出	174
第一百五十三章	再战南域	184
第一百五十四章	大局已定	194

第一百五十五章	出兵伐商	204
第一百五十六章	砮城血战	215
第一百五十七章	最后战场	225
第一百五十八章	皇者帝节	235
第一百五十九章	魔中之魔	245
第一百六十章	终极力量	255
后 记		264

第一百三十六章 人间魔战

秦骊如听他这么说，顿时微有喜色，继续道：“经过这三年的纷争变化，或是联合，或是吞并，或是被消灭，人间界的各大势力逐渐团聚起来，各自占据大片城镇形成四方豪强。这样形势明朗清晰起来，没有了先前的乱势，但是同样由于实力的凝聚在一起，一旦形成战争，规模也进化成更具破坏性。说起来战争因此更加惨烈。”

耀阳忍不住皱眉骂道：“他奶奶的，这些丝毫不顾百姓的家伙相互征战，苦的还不是百姓，迟早让他们也吃吃这样的苦头。”

看到师父耀阳是这个样子，小千和小风反而敢大胆说话，也是纷纷大骂各大势力卑鄙无耻、龌龊下流的行径，无非是想博得耀阳的赞许。

耀阳听了忙止住他们，斥道：“少说几句吧，让骊如小姐继续。”

小千和小风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不再说话。

秦骊如微微一笑，道：“经过三年的离合变化，现在的天下已分成五大势力分居各地，互不相让。形势跟大部分人的预料一模一样，就是背后分别有四宗支持的殷商和四大诸侯。”

“这很正常，无论殷商还是四大诸侯的势力都扎根百年，关系盘根纠枝，实力非同小可，完全不是其他诸辈可比，何况魔妖两宗早就潜入其中支持，他们能割据一方也是意料中之事。”耀阳对这点没有一点地惊讶。

秦骊如道：“当然除了这些势力外，更有不少小股势力在五大势力的边境占据偏安的小国，例如被逐出西岐的伯邑考和姬旦便是其中两人，他们不敢跟五大势力对抗，只能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这些人当然是巴不得局势愈乱愈好，以便从中浑水摸鱼，壮大自己的实力。”

耀阳暗思，姬发有神玄两宗支持，睿智辅臣姜子牙相助，又有名正言顺的继位诏书，伯邑考和姬旦再厉害也难以跟他抗衡。不过他有一点还是不明白，问道：“那伯邑考怎么会来攻打牧场，难道他就在附近不成？”

秦骊如点头道：“不错，不知伯邑考怎么跟淮夷扯上关系，让淮夷把苓城给他驻守。于是他带了两万多兵马驻守在苓城，成了附近最强的一股势力，同时也威胁到了我们。”

耀阳皱眉道：“他这家伙看来是看中牧场的资源，想完全占据牧场，将牧场当作他的基地来发展。”

秦骊如沉吟道：“很有可能。我大洪牧场以提供战马为生，由于现在正处于战时，生意是越做越大，各大势力都不愿得罪我们，故而虽处于吴越边境地带，也与诸强关系还好。但

是边境上几股小势力却因此而对我牧场虎视眈眈，显然是觊觎我牧场的战马与地势等等。伯邑考也不例外，只是拥有两万多人马的他可能更想要将大洪湖一带的势力占据，然后稳步发展，所以才不顾损失强攻我大洪牧场。事实上他想得也不错，不过将近三日的时光，牧场已经难以抵挡他的兵马，各地联姻援兵甚至连消息都还未收到。”

秦骊如说到这里，向耀阳微笑示意他到得及时。

素儿接道：“幸好耀将军刚好赶到，智计百出才力挽狂澜，反而让伯邑考损失了近万的兵力，这对他而言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秦骊如举起杯子向耀阳道：“再次多谢耀将军，骊如请耀将军喝上一杯。”

“不用这么客气。”耀阳言罢跟她干了一杯。

秦骊如喝下杯中酒水，脸上一阵嫣红，包括秦天明等几人都奇怪地看看她，照理秦骊如的酒量应该不止如此才对啊。耀阳不知秦骊如的酒量多少，但看素儿几人的神色也感大有异样。

秦骊如微微颌首，又抬起头来，脸色已经恢复正常，继续道：“经过这一战，伯邑考可以说是损失惨重，估计暂时不可能再兴兵来犯。而且以他那点微末兵道之能，经此一役怕是更加畏惧耀将军了……”

耀阳连连挥手道：“不要再叫我耀将军了，我现在可不是什么狗屁的龙腾大将军，听着别扭，大家不如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好了。”

秦骊如欣然一笑，道：“好的。耀大哥今次把伯邑考吓得可不轻，我想他一日不确定耀大哥是否还在牧场，他恐怕不敢再犯牧场。”

耀阳夹了一筷菜入嘴，随口道：“那倒未必，说不定狗急跳墙，兔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他还是一只兔精。只是短时间内他确是做不了怪了。”

“兔精？”秦家父女三人同时讶然。

耀阳道：“不错，真正的伯邑考其实在西岐早就被妖魔所害，这个家伙是‘梅山七圣’……不……是‘七怪’的老七兔精幻变而成。不过现在管不了这些，对我们而言，伯邑考是不是兔精都不重要，只要他别来犯事就行了。”

小千和小风满口扒菜，一边嚷道：“他再来又怎么样？我们照样将他们灭了，凭师父的修为与兵道奇谋，哪容得他们嚣张……”

耀阳瞪了他们一眼，打断他们的话道：“去，不懂就不要瞎说。伯邑考实际上都被九尾狐控制着，以九尾狐的狡猾，如果下次再敢来犯，肯定就不会是伯邑考这个窝囊废带兵了。到时他们的兵马人数恐怕会是牧场兵力的数倍，如果不好好应付，胜负还很难说。你们说我的修为很高？那又怎么样，就算我拼尽全力将他们几位主将全部杀了，整个牧场到时也被他们攻下了，这算怎么样呢？这算是同归于尽是吧？你们日后多用点脑子想事情。”

小千和小风嘿嘿傻笑几声，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耀阳一眼扫过两个徒弟，又看向秦骊如，问道：“那骊如小姐……”

秦骊如不悦道：“你让我们称呼你名字，你自己为何还要这么生疏呢？”

耀阳一愣，改口道：“那就称呼你……骊如吧，再怎么说你也是九天玄女的亲传弟子，

姑射山有那么多师姐妹，为何你的师门中人没来相助？照理九天玄女再不理俗事，在这个时候，也不应该不管弟子的危难啊？”

秦骊如愁眉难展，叹道：“耀大哥所言不错，本来师尊她老人家可以招呼师姐妹来牧场帮忙。只是因为‘不周山’一事，神玄两宗实力大损，日益难以维护三界平衡，姑射山作为散仙派系不免也会受到牵涉。虽然师门没有受到此次四大法宗之争的直接危害，但是迫于天庭的压力，还是无法再坚持以往的超然，只能调派人手协助神玄两宗开始守护三界禁地。这种情况下，师尊哪里还有时间顾及人间俗务，师门已经人手不够，做弟子的当然不能再去为难她老人家。”

“那倒也是，否则凭九天玄女在散仙中屈指可数的修为，伯邑考自然没胆，九尾狐也不会随意招惹她才对。”耀阳点头，想来也是现在三界形势大乱，神玄两宗的人手的确不够，九天玄女怎么说也是当年助轩辕黄帝之人，自然不可能完全袖手旁观。

小千和小风两人闻言哼了一声，道：“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神玄二宗的庇护，没有他们，难道我们大家还活不下去不成？现在师父回来就好了，马上便将敌军击得溃不成军，伯邑考吓得打都不敢打，胜过那狗屁的四大法宗太多。”

耀阳轻拍两人后背，笑道：“你们两个家伙，为师的还需要你们吹嘘吗？不过现在神魔两宗一千高手都损失惨重，我们一时也不用怕他们。”

素儿道：“小千和小风所言甚是，有耀大哥在此，其他宵小想要犯我牧场也得好好想想，我看没几个人会冒着跟耀大哥为敌的危险为难我们。”

“过奖了。”耀阳淡然一笑，转头拍拍两个弟子的肩膀，道，“这三年多来，我不在你们身边，你们有没有偷懒不练功？”

小千和小风嚷道：“怎么可能，我们近三年可是勤加修炼，哪里有一点松懈，本来是想着有朝一日为你报仇的，谁知道你……”说到这里，兄弟俩才发现说漏嘴了，立时掩嘴不敢再说，眼睛滴溜直转。

耀阳笑骂道：“我没死，你们很失望是吧？”

小千和小风沉吟再三，对视一笑，同声道：“也不是很失望，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

“你们这辈子就别想了。”耀阳没好气地笑着正要赏每人一个爆栗，却不料他们兄弟俩早有所料，已然放下碗筷躲到秦骊如身后。

秦骊如几人看着这有趣的师徒三人，掩嘴偷笑。

耀阳大失面子，狠狠地灌了小千和小风两杯酒，凶狠狠地道：“你们最好别骗我，如果让我发现你们修为没有什么进步，就小心了。”

小千与小风两兄弟拍胸脯保证道：“放心，绝对不会让师父丢脸的，要不现在试试。”两人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耀阳早从两兄弟神光盈然的眼神中看出他们修为大进，看来他们三年来的确经过苦修，现在的元能修为更加深厚坚固，哼了一声，道：“好了，算你们还有点努力，没辜负为师的希望。作为奖励，从今以后，为师就开始教你们融会四大法宗绝学于一身的《幻殇法录》！”

“多谢师父！师父你真是太好了！”小千和小风如何不知《幻殇法录》实乃三界首屈一指

的玄法秘籍，顿时大喜若狂。

“吃饭吧，别拍马屁了！”耀阳轻拍两人的头道。

剩下的时间内，大家各自说了些有趣的事情，一顿饭就在诸人和乐乐的气氛中吃过去了。

饭后，耀阳担心受过攻击的牧场情况，便对秦骊如道：“骊如，你应该对牧场最熟，能不能陪我出去巡视一番呢？”

秦骊如欣然点头。

两人缓缓出了洪泽城，下了山路，耀阳一路上将牧场的里里外外问了个仔细，没有一点遗漏。秦骊如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两人谈话甚是融洽，花了些时间走遍了整个牧场。看到牧场日益加固的防御，以及各大马圈的增加，耀阳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三年来的变化，看来近来随着外面战事的频繁，牧场的生意好了很多，却也明显地招人觊觎，不由长长地吁了口气。

想不到没等耀阳开口说话，秦骊如就首先问道：“现在三界形势大乱，耀大哥终非池中物，不知你今后有何打算？”

秦骊如的语气完全不似从前的那般泼辣爽直，而是出自真心的问候，耀阳愕然转头看向秦骊如，看到的却是一脸的真切关心。

耀阳看了秦骊如半晌，苦笑道：“没想到我会一睡三年，到如今三界形势跟以往迥然大异，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秦骊如被耀阳看得心如鹿撞，玉面绯红，不由深吸一口气，沉声问道：“耀大哥，当年‘不周山’之役到底是怎么回事？外界谣传跟你们有关，骊如不相信你们会那样做。”

耀阳抓了抓头，恼道：“说起这件事，我就恼火，我们两兄弟也被骗得很惨。”

“原来真有此事！”秦骊如忧心忡忡地道，“说起来，‘不周山’之乱由你们所致，虽非祸首，但如此大意确有过错，这点足以遭人诟病。尤其是你们模棱两可的魔星身份，更会招来神玄二宗的问罪。”

已经两次受到神玄两宗追杀的耀阳对此再熟悉不过，早已洞悉此中隐情，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担心，他笑着摇头，反而反问：“我们现在已经债多不愁还，别为此费心了。倒是你难道不怕秦家牧场受到我们牵累吗？”

秦骊如浅浅一笑，抬头看着天际浮云，道：“我们秦家若不是耀大哥和倚大哥几次所救，此时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哪有什么好怕的呢？再则神玄二宗一向自命正义，难道还会因一二人之过，祸及整个牧场不成，而且有师尊在，也不会让我无故受累。这点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耀阳感激道：“多谢你的信任！”他首次有这种感觉，以往他从未被人如此信任过，就算他再怎么在西岐呼风唤雨，为西岐浴血奋战，最终还是被无情抛弃。

秦骊如笑道：“我们受了你的恩惠，倒是你来谢我，这是什么道理。”

耀阳哈哈一笑道：“那是我的道理！”

秦骊如如此说了，耀阳也不再隐瞒，不慌不忙说出整个不周山一役的经过。

耀阳晒然道：“其实神玄二宗知道，包括‘不周山’爆炸等所有的阴谋俱是蚩尤一人搞出来了，我们兄弟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其实不管怎般都是一样，只是所谓的魔星身份，他们

就不可能会放过我们。而蚩尤亦是跟元始天尊同归于尽，魔躯化成飞灰，他们当然可以把一切事情全部算在我们头上。”

“蚩尤？怎么可能，他应该早就不知死了多少年……”秦骊如闻言大惊失色，她显然不知道蚩尤一事，更被蚩尤之名所震，大感难以置信，一时甚至不知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耀阳。

耀阳笑着不忘开玩笑道：“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会脸红的。”

秦骊如啐了他一声，又正色问道：“蚩尤乃是何等人物？他如果还活着，应该是天下皆知，举世震惊才对，为何他的出现和再次死亡，我们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

耀阳耸耸肩道：“不用说，那必是因为神玄两宗怕这个消息会使得人心慌乱，三界动荡，所以才会故意隐瞒此事。只是我始终认为这个老家伙肯定没死，甚至已经将自己复出的消息放了出来，以先行造出声势，魔妖二宗恐怕是半信半疑的居多，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么复杂的三界形势。”

秦骊如再次惊呼道：“若是蚩尤还没死，那天下岂不是会重复数千年的劫难？恐怕包括我牧场在内的所有地方势力都难有安宁之日。”

耀阳沉吟道：“很有可能，蚩尤这个死老头野心很大，以前被击败一定不会服气，他这次绝对是想玩大的。这三年四宗之间虽然相互常有摩擦，形势紧张，但事实上还是相对平静的，如果蚩尤要作怪的话，肯定不只如此。我可以料定蚩尤这老家伙当日在不周山受伤很重，即使魔躯可以重铸，伤势也绝对不轻，短时间内更不可能使一身魔能完全复原。所以三界现在相对的还算是风平浪静，一旦等他恢复一身魔能，那真正的动荡将会开始。”

秦骊如骇然道：“那岂不是说三界的大劫肯定要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耀阳苦笑地摇头道：“可以这么说，从我们知道这个老不死的身份后，就清楚地知道三界大变迟早将来，只是没有人清楚蚩尤何时才能复原伤势恢复一身修为，也就是说目前三界的僵持局势不知能维持到什么时候，这也让三界所有的人揣测不安的事情。”

“那该如何是好？”秦骊如纤眉深锁，毕竟蚩尤之事实太过严重。

想到蚩尤的威胁，耀阳和秦骊如两人的心情都显得格外凝重。耀阳更是深处这个让人难以挣脱的漩涡之中，这时说起忍不住想到难处，不由皱起浓眉沉沉思虑，一脸凝重。

秦骊如发现耀阳迟迟没有说话，不由讶然转首看去，却看到耀阳凝神沉思的冷峻脸庞。秦骊如不由一呆，她想不到此时能够见到耀阳从未表现出的凝重一面，不由多看了几眼。

冷风中，一脸严肃的耀阳有着难言的威严感，刀削般的脸颊有棱有角，嘴角下巴一些杂乱的胡须围成令她怦然心动的男人味。耀阳这副样子配合凝重的神情，更有无穷的阳刚魅力。秦骊如一时心情恍惚，竟被深深吸引了。

“呵……”正当秦骊如看着耀阳沉醉其中之时，突然耀阳剑眉一舒，欣然展颜笑了，满脸露出如童真般的阳光笑容，显得灿烂无比。

秦骊如清醒过来，顿时感到脸红，但是看到耀阳竟然笑得如此开心，她不由讶然，疑惑地看着他，不知原由。

耀阳回头看得秦骊如的疑色，问道：“骊如，你为何这样神色，难道是因为我没刮胡子，

而变得不够帅吗？”

秦骊如被他的话逗得“噗哧”一笑，道：“耀大哥你真会说笑，虽然我没有什么眼光，却也知道像你这副样子已经很帅了。我奇怪的是你刚才为什么会笑，难道这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发生不成？”

“那倒不是。”耀阳含笑摇头，又望向远方，突然伸手向西北方一指，铿然道，“而是就在刚才那一瞬间，我感应到了小倚那小子了！”

昆仑山“妙玄洞天”内，焦急万分的姜子牙被剑童带进洞内。

剑童在入妙天内洞之前，便停下步子道：“师兄，天尊就在里面，师兄尽请入内！”说完便欠身退下了。

姜子牙点头还礼，回头看到入洞口一片金光，汇成一水状屏障，盈然神光闪烁。姜子牙知道这是“鉴心之屏”，任何心有邪念的人都难以突破此道金光屏障。

姜子牙大步从鉴心之屏中走过，刚入内就觉眼前一片光芒耀眼，眼睛一晃，他习惯后便见到所处之地紫霞弥漫，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各种三界奇珍法宝以天罡之阵排列，在妙天内洞的仙气引导下，各显光芒，光芒有如实体交织成片，形成一个元能盈然的强大法阵。

法阵散发七彩神芒阵阵，在紫霞中变幻莫定。光芒如实在虚空中幻化为万象天罗，祥瑞之气环绕整个法阵，光芒配合紫霞瑞气在法阵中心幻成一紫光莲台。那紫光莲台荧光流华，每一片莲叶皆含天地至理，非常物可比。

姜子牙讶然，一切奇景绚丽，独不见师尊元始天尊。

这时，元始天尊的声音竟是凭空产生：“子牙，你可知为师为何叫你来吗？”

姜子牙听不出师尊的声音来自何处，只能恭声面向虚空行礼，道：“弟子虽不能推算师尊的目的，也因现在三界发生的一干事物，能知天尊的召弟子来的目的，必是为了当日‘不周山’之事。”

元始天尊的声音甚是凝重，回荡在妙天内洞之中轰然作响：“不错，当时我等众位仙家知道两个魔星往‘不周山’而去，哪敢有丝毫大意，立即与女娲娘娘等人一同前往，谁知赶到之时却刚撞上‘不周山’顶爆炸，我等一众修为较高之人皆被波及，受伤不浅。”

姜子牙骇然道：“难道那两个魔星竟然会有炸裂‘不周山’的能力吗？这不可能，能做到此事或是知道如何做的人三界之中屈指可数，他们怎么会知道？”

元始天尊雄厚的声音继续道：“他们不知道，但是——蚩尤知道。”

“蚩尤？”姜子牙更是惊骇失色，他就算真的妙算胜神，也料不到此事会有数千年前“魔神”蚩尤的份。

“不错！”元始天尊的声音显得略有无奈，“‘不周山’爆顶比之上次水神共工之事还严重，容不得任何拖延，女娲娘娘忍着一身伤势开始炼化神石用来补天，谁知就在最后关头，蚩尤带着魔妖两宗的高手出现。受了重伤的我们当时拼尽全力，也只能跟他同归于尽。而娘娘拼着一身真元将‘不周山’补全，但是她亦是因此灵元俱灭。而为师、老祖和仙翁也是金身尽灭、灵元重创，暂时根本无法恢复本命之身。”

一听蚩尤竟然没死，姜子牙不由惊惧交加，道：“怎么会如此，蚩尤当年不是已经遭轩辕黄帝涅槃灭灵了吗？”

元始天尊亦是不解道：“这个连为师也不是很清楚，当年蚩尤被俘以及相关处理都是轩辕黄帝亲自出手，而且天典也从未有过任何记载，传闻蚩尤已被轩辕黄帝五马分尸，灭了灵元。原本女娲娘娘应是现存唯一的知情人，只是已经……唉……所以千年多前的事情已经无从追究。到底蚩尤为何还能出现，恐怕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姜子牙默然，这种事的确再难追查，谁也不知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元始天尊声音如撞铁钟，甚是沉重响亮，道：“由于‘不周山’一战，我神玄两宗损失惨重，特别是修为三界无人可比的女娲娘娘之死，是我神玄两宗最大的不幸，而为师、老祖和仙翁都灵元受损，数千年道行几乎毁于一旦，即便是有宝地、法宝和法阵加持，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过来的。我神玄两宗几大宗主就只剩下老君，而他受到‘不周山’爆炸牵累，身上的伤势本就不轻，又要一人操劳神玄两宗之事，恐怕伤势也不是一时能痊愈的。何况当时在‘不周山’帮忙护法的一众神宗高手除了二十八星宿外，其余大部分战死当场，魔妖两宗知道这些事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老实，现在三界形势隐有不受控制之相，我神玄两宗形势甚是严峻啊。”说着不免起了一声叹息。

姜子牙心情沉重地道：“如师尊所言，蚩尤再次出手，恐怕我神玄两宗难以再维持稳定的三界局面。”

元始天尊道：“如你所言，的确很危险，幸而蚩尤魔躯同样被老夫同归于尽的一招所毁，显然也非得休养多年才行，为师估计他再用什么邪功，没有十年也别想完全复原真身。所以，现在三界四宗会在一定时间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可能有小的摩擦，但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冲突。因为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神玄魔妖四宗的实力对比。”

“师尊的意思是……”姜子牙能被誉为玄宗最有才华的弟子，又何等智慧，立即明白元始天尊的意思。

元始天尊沉沉的声音道：“子牙应该能想到，在三界如此形势之下，人界肯定因为四宗的巨变遭受连累，魔妖两宗没有确定蚩尤的消息，或许不敢挑衅神玄，但是可以乘着神玄两宗势弱之际，挑起人界战乱令三界失衡，以进一步削弱神玄两宗对三界六道控制，所以这些年人界将会是近千年来最乱的时局。而魔妖两宗各人想法不同，蚩尤不出，没有一个强权人物能让他们心服口服，更会四分五裂，因此，人界可能比当年蚩尤跟轩辕黄帝大战之时更加纷乱。”

姜子牙对这个自然知道得一清二楚，沉声道：“师尊是想让子牙稳住人界形势，不让它动乱到完全脱离我神玄两宗的地步。”

“不错。”即使姜子牙所言只要是常人都知道，元始天尊的声音仍表达出对这个得意弟子满意的心情，“人界才是真正的三界均衡所在。子牙你必须全力辅助姬发经受住考验，才能稳步求得发展，我神玄二宗经过短时间的调整，待到元气恢复，自然便会开始彻底剿灭魔妖二宗的行动，只要到时人界的形势完全在我神玄两宗的控制之下，这行动就能顺利进行。”

姜子牙应声道：“是，弟子绝对不会辜负师尊的希望，定让我玄宗弟子——姬发一统天下，以配合神玄两宗的行动。”

元始天尊似乎沉吟了一下，再次道：“事态如此严重，天庭身为神宗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了行动，现在正在全力培养新一代的中坚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最后担起斩妖除魔的责任，子牙你对玄宗年轻一辈的弟子较熟，定要举荐几个后起之秀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姜子牙沉思片刻道，“据弟子所知，神玄两宗一众年轻弟子之中，有一部分相对出色。除了最出色的慕行云和已经进入天庭的杨戩和哪吒之外，还有黄天化、金吒、木吒、幽云、桓冲、游岚之等人，这些人都是年轻一辈中子牙所知最杰出的，特别是幽云入宗不到十年就成了蜀山剑宗最杰出的弟子，是我神玄两宗数百年难遇的人才，值得培养。”

“嗯……”元始天尊应了一声，沉声道，“这样就行，为师相信你的眼光，会通知天庭的。这几人可以全力精心培养，将来会是对付魔妖两宗的有力助手。至于那个慕行云，恐怕其中另有蹊跷，不过从前的事情过了，自是没有必要追究，免得老君心里不好受！”

“弟子明白了！”姜子牙迟疑片刻终于问道，“那么天尊，关于两个魔星耀阳和倚弦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他们身怀异能，虽然近年没有再出现三界，但是难保不会出现，所以弟子想向天尊请示！”

元始天尊沉默一会儿，发出叹气之声：“他们虽然身怀魔根，但是事实上却成了蚩尤的替罪羔羊，而我神玄两宗如果不是当时怀疑两人是魔星，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兄弟俩身上，也不会因此酿成大祸。可惜，现在他们两人元根尽毁，灵元俱灭，就算可以脱难生还，也很难有所成就，否则倒是可以好好争取。”

“看来此两人始终难以避过断三阳尽三阴、灭绝轮回的劫数，唉……”姜子牙也只能为之叹息，毕竟他亲手培养了耀阳，始终有些不舍。

元始天尊道：“世人皆有命数。子牙，你要小心戒备人界魔妖两宗的行动，一旦他们有什么异变或是对西岐不利，你要立即回报，可请我玄宗高手相助。记住一切以神玄两宗为主。”

“是，师尊！”姜子牙恭声应道。

元始天尊的声音愈来愈低：“你先去吧……”

姜子牙躬身退出洞外，驾云离去。

倚弦此时正在奔往牧场的途中，身如影闪，遁风而行，没有片刻停滞，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应到耀阳的所在。

这日正通过殷商地界，倚弦陡然灵觉突生，过一会儿，警惕的他遽然停下，抬眼望去，因为有一人已经截在他的前面。

拦住他去路的是妖帝卓长风。

倚弦暗中戒备，缓缓降下身形，警觉地大笑道：“原来是妖帝大驾，不知阁下在这里等在下，所谓何事？”他心中的惊讶可想而知，先不说无人知道他们兄弟是否还在世上，更不用说清楚他们修复肉身的时间以及将去何处的路线。

卓长风挥了挥衣袖，打量一番倚弦，然后悠然道：“真是厉害，没想到三年不见，你的修为竟能精进至此，实在是后生可畏啊。”

倚弦冷静地看着他，没有搭话。

卓长风亦没多大的兴趣跟倚弦闲谈，脸色一正，开门见山就道：“你是不是奇怪为何卓某会出现在此？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尊主早就算准你们重生的时间和地点，所以才会命卓某在此等候。尊主说得不错，你们完全以归元异能为主，阴阳五行的天地奇能组成，身无凡胎，重铸后不只是不需要疗伤，元能也没有丝毫损耗，甚至修为亦能更进一步。”

“蚩尤？”倚弦心中暗惊，这家伙的确是了不得。但他也知道自己跟耀阳两人原是受了蚩尤的刻意栽培才会有今日。所以蚩尤能够深知他们的底细，并不值得奇怪，甚至蚩尤也很明白兄弟俩的性情，所以才会让卓长风来找他试着劝说，要是找耀阳的话，以耀阳不甘受辱的个性，怕是早为了“不周山”一事已经撕破脸皮开战了。

不过，蚩尤能如此精明睿智却是让他心生戒意，更加不敢小看这个数千年前就能搅乱三界的家伙。

倚弦冷然道：“蚩尤他害我两兄弟甚矣，我们还没找他寻仇。这倒好，反而他早一步让你来找我们了，哼，到底有什么事？”

卓长风微微一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尊主希望你们能跟他联手对抗神玄两宗，然后称霸三界而已。”

倚弦晒道：“他为何会来找我？他难道还嫌害得我们不够惨吗？你以为我们有什么理由会帮他呢？”

卓长风看着倚弦淡然处之的神情，淡淡道：“你不妨仔细想想，以你们两兄弟魔星的身份，兼且‘不周山’爆炸一事也是由你们而起，你说神玄两宗会放过你们吗？大家现在都在一条船上，面对的都是一个敌人，这个就是理由，不知倚弦小兄弟认为如何？”

倚弦半晌不语，他知道这是事实，无论如何，恐怕神玄两宗都会将他们视为跟蚩尤同档次的祸害，甚至可能更想杀掉他们，毕竟传说中魔星真正成长后的威胁性远胜于蚩尤。

倚弦突然眼神一利，逼视卓长风，沉声问道：“这种事情为何蚩尤他自己不来？”他这是明知故问，刚才卓长风的突然出现，和考虑已久的几句话让他措手不及落于下风，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卓长风含笑看着倚弦，仿佛明白了他的意图，想了想也不隐瞒，直接道：“当日‘不周山’一役，尊主受元始同归于尽的一击，受伤极重，金身亦同归于灭。怕是没有个三年五载都无法复原，现在无法亲自来见你，所以才会让卓某来此。如有怠慢之处还请倚弦小兄弟见谅。对于尊主的建议，不知你意下如何？”

倚弦立即知道蚩尤正在与神玄二宗暗里较量，因为“不周山”一役蚩尤和元始天尊等一众都是肉身俱灭，灵元受损，一时谁都无法出来主持大局，现在就是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复原。然而，现在这种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所以这场暗战的关键反而落到了现时的三界形势上，在蚩尤和元始天尊复原之后，究竟三界形势对谁有利，那谁无形中就增加了许多筹码，在以后的最终决战中便有更强大的实力。

难怪蚩尤想到拉拢他们兄弟俩，就算蚩尤不知他们的修为能增进至此，单是凭两兄弟从前的修为，三界之中能找出来与之抗衡的也不多，何况无论是耀阳还是倚弦，都睿智聪颖非常，同时拥有龙刃诛神与轩辕剑，在现在三界高手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他们的立场有着举足

轻重的重要性。

倚弦迟疑许久没有说话，他清楚得很，蚩尤说得不错，但是让他们跟蚩尤合作，他们却很显然做不到。

卓长风显然是看出了他的为难，不慌不忙地道：“尊主知道这种事情你一时也难以下得了决心，所以你不必这么急着做出回答，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想清楚再答复尊主。到时，卓某自然会来找你。”

倚弦一讶，疑道：“你在这里等我，难道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蚩尤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

卓长风挥手一摊道：“你认为我想强迫你的话，会单身一人前来？你不妨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在？”

倚弦不用东张西望，也可以感应到附近没有什么魔妖两宗的人手埋伏，虽然不排除有高手潜行的可能，但是就算卓长风骗他，除非完全复原的蚩尤亲自出手，他自信现时没人能奈何得了他。

卓长风淡淡一笑，道：“尊主不勉强你们的原因很简单。现时三界形势难明，任何的一切都在不停变化，没有人能够左右，即便神玄二宗也无力操控，无论如何，三界大乱在即。这就像是一个漩涡，没有一个人能进去后而全身而退，就算拥有归元异能的你们也不例外。”

倚弦神色不动，道：“那又如何？”

卓长风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你们兄弟有通天修为，也不能超然其外。你们只有两个可能，要么隐遁尘世，要不就陷身其中！如果耀阳不甘寂寞试图染指人间大势，那么你们两兄弟势必再次卷入灭绝轮回，永无翻身之机！尊主不必强迫，你们也没得选择。”

倚弦心惊不已，蚩尤对他们兄弟的性情都看得如此透彻，可见其人果然不愧魔神之称，但他却丝毫没有透露心中的想法，只是淡淡道：“也许吧。”

“过些时间，你就知道卓某所言非虚了，你自己仔细考虑一下，卓某有事失陪。你们兄弟好自为之！”卓长风长笑一声，纵身风遁急驰而去。

等卓长风离开后，倚弦露出疑虑的神色，他并不是很明白卓长风话中的意思，似乎是一种警告，又带有某种他也说不上来的预示。

不过，他无暇理会这么多，当务之急自是先寻到耀阳再说，到时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整理一下，再想对策。

抛却杂念，倚弦全力风遁，到了傍晚时分已经到了朝歌城外。

看着这多年未曾踏足的故地华灯初起，倚弦停住了前进之势，虚立于空中遥望着这个曾经生活了数年，受苦了数年，却也结识了无数下奴朋友的商都朝歌。心中蓦然想起从前的岁月——

曾经他们两兄弟想逃走结果被打得半死还饿肚子，王奕大哥便省下本来就无法饱肚的饭下来给他们吃。曾经王奕大哥为了帮他们顶罪而遭到管头毒打……亦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改变他们一生的蚩伯，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倚弦心中感慨莫名，他很了解耀阳的想法，经过这样的生活以后，个性张扬的耀阳一旦

有了能力，绝对不肯忘记天下受苦的下奴和百姓而一人独安，这是耀阳执着的一面，也是他无法责怪耀阳行非常手段的原因之一。

叹了一口气，想到上次耀阳说到王奕的事，倚弦亦甚是挂念，迟疑一下，便闪身下去了。他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想见见往日的朋友，也为了能探点消息，毕竟殷商朝歌的动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甚至以后纷乱的天下形势。

虽然数年没来朝歌，但是倚弦还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找到了费仲的府邸所在。几年不来，费府还是老样子，只是因为入夜，所以没有往日的繁闹。

倚弦轻松入了费府，便大步向后院走去，去往下奴居住的旧屋。

刚入后院，倚弦随手一挥，几个监守下奴的家伙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击晕倒地。倚弦走到关押下奴的旧屋前，打开门走了进去。

旧屋中光线昏暗，但丝毫不影响到倚弦的视力，一眼扫过去，便在一众下奴中认出了王奕等一些旧识。

王奕几人好不容易看清倚弦的模样，却不认得已经面目全非的倚弦，但倚弦那一身超然不群的气质仍让几人惊异地看着他，不知他是何身份竟能随意来此。

倚弦看得王奕等人，心中欣喜，连忙喊道：“王奕大哥，各位兄弟，我是倚弦，你们还认得我吗？”

“倚弦……”认识他的人都是大吃一惊。

倚弦微笑道：“王奕大哥不会真的认不出我吧？”

王奕盯了倚弦半天，立即惊喜道：“真的是你啊，不会错的，长相虽然不同，神情却骗不了人，太好了，上次耀阳还来过，今次你怎么会来这里的？”其他相熟的几人也围了上来，而另外新来的下奴显然都以王奕为头，散在周围，替他们警惕地望向门外。

倚弦自然不需要他们这样做，但也不便阻止他们的好意，看着一众熟人道：“我这次路过朝歌，便来看看你们。你们最近过得好不好？”

王奕苦笑道：“还不是老样子。”

倚弦拍拍他的肩膀道：“对不住啊，不过还需要让你们再受苦一阵子。”

王奕坚决地点头道：“没关系，我们坚持得住。对了，耀阳他怎么样了？听说他现在很厉害，都成了西岐大将军了。”

“对，对，耀阳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么风光啊？”一群人都围上来关切地问道。

倚弦讶然问道：“你们怎么知道耀阳成了将军的，我记得耀阳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可还没发迹，嘿……”

王奕神情向往道：“倚弦你有所不知，朝歌命北伯侯和南域联手强袭西岐，结果都在耀阳手下大败。耀阳战无不胜的威名已经传至朝歌，他们和我个个可是都听闻过耀阳的大名啊。大家都震惊羡慕不已！”

“原来如此！”倚弦笑道，“放心，迟早有一日你们也一样可以成为大将军的。不过，其实不只是如此，耀阳离开朝歌后，经历了很多事情，都不简单。”

众人忙道：“什么事，小倚来说说看？”

第一百三十七章 蚩尤统魔

倚弦看到这一群曾经呆在一起的朋友们，感怀良深，哪会拒绝，便将兄弟俩的际遇避重就轻地说了出来。倚弦轻淡的声音慢慢道出各种遭遇，并没有任何渲染，但那些妖魔鬼怪等事仍听得众人时而目瞪口呆，时而惊呼连连，如痴如醉，连称不可思议。

知道倚弦也同样经历这些事情，他们更是崇拜不已。

倚弦说完，长吁一口气，沉声道：“大家放心，我们兄弟绝对不会忘记你们，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终有一日，耀阳会实现他的诺言，将你们救出朝歌，他说过的话绝对不会收回的。”

王奕点头道：“我相信，我们也会等到耀阳他打入朝歌这一天。”

众人早已是信心百倍，齐声道：“我们相信你们！”

“多谢你们的信任！”倚弦含笑点头，深吸一口气，道，“我现在有事要走了，你们多多保重啊！”

众人依依不舍，但没人出言劝留，都认为如神人般的倚弦有事定是非同小可。倚弦向王奕道：“王奕大哥，你能不能送我一段路！”

“没问题！”王奕知道倚弦的神通，自然不会拒绝，便跟着他离开。

关押下奴的房间守备不严，没有一个下奴敢逃，除了手脚镣铐难解之外，还因为他们就算能出费府，也出不了朝歌，耀阳和倚弦以前就吃过这样的苦。

倚弦带着王奕出了房间，一路上再没遇到其他守备。

倚弦边走边问道：“王奕大哥，你知不知道现在朝歌和殷商天下的形势怎么样了？”

王奕道：“外面的形势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的殷商跟几年前比起来，实在是有如天壤之别。几年前的整个殷商，特别是朝歌上下都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但现在仿佛已经变得有些国泰民安了。”

“怎么可能？”倚弦大愣，虽然三界形势大变，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殷商有这么大的改变吧，尤其有那么一个大昏君在施政。

王奕早料到倚弦会有这样的反应，道：“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你知不知道自从三年前姐己娘娘病死之后，本来荒诞残忍的纣王突然像是转了性子，开始变得勤政爱民，专心整理朝政，治理殷商天下，竟在短短三年内，将殷商治理得有声有色。人人都说以往纣王的劣迹全是姐己娘娘所为，她这一死，纣王就得先祖成汤显灵，现在殷商实力大增，非几年前可比。只是因为四大诸侯一个接一个的反商，殷商腹背受敌，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已是大幸，